

陕西省委宣传部
重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

生民

王心剑 著

作家出版社

王心劍
著

生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民 / 王心剑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063-7144-5

I. ①生…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2978号

生 民

作 者: 王心剑

责任编辑: 张亚丽 秦 悦

装帧设计: 7拾3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523 千

印 张: 29.75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44-5

定 价: 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天有四殃，水旱饥荒。

——炎帝神农氏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48
第四章 /70
第五章 /93
第六章 /116
第七章 /139
第八章 /162
第九章 /184
第十章 /207
第十一章 /229
第十二章 /251
第十三章 /273
第十四章 /297
第十五章 /319
第十六章 /338
第十七章 /357
第十八章 /379
第十九章 /400
第二十章 /422
第二十一章 /443

第一章

在生命拖着沉重的躯体不堪重负行将就木的那段日子，活过九十六岁高龄的孤独守墓人关中老汉丁地龙，仿佛从不远处树林背面的天主教堂塔顶钟声里得到某种神灵的暗示，每到夜晚索性躺进墙角那口涂抹着黑漆薄木棺材里等待着灯油耗尽。藏身在这个被当地人称做“枋”的寿材里，用手一拨拉已被磨得光滑不需耗费多大劲儿就能罩住头顶的棺材盖，里面立即就会变得黑咕隆咚似乎成为连接阴阳两界的通道。也就是在这许多个静谧之夜泰然地恭迎死神降临的时刻，他猛地意识到人的一辈子，其实就是个自然密码，活着所经历过的一切事件都是破解这个密码的过程。这个顿悟使他不由得顿生回忆往事的念头，昔日一幕幕或令人难堪或令人疯狂或令人迷惘或令人哭笑不得的情景，不觉像轻雾一般袅袅而升飞出棺材盖，淡而隐形地把他的思绪引向民国初年的烟云深处。那时候的丁地龙是关中道上妇孺皆知的好汉，曾经做过西府道上的刀客，还是一贯道的坛主，在关中道人种即将面临灭绝的紧要关头，他亡命地出头向神秘世界伸出触角，呼风唤雨般做出一系列近乎癫狂状态的求神舞蹈甚至涂抹出活人祭天等惊世骇俗的图画，不仅令他成为关中百姓感恩的对象，还曾多次触犯官府遭到缉拿，脑袋差点儿被砍掉悬挂在城墙门楼之上。

难忘的上世纪前半叶，仿佛刹那间数不清的人世精灵都受到魔鬼的诱惑，呈现出遍地军阀割据啖肉喝血人性最为迷失的离奇境况，对于关中道上的秦川百姓来讲，也注定是一段历经生死磨难的恐怖时刻。依稀记得大约是民国十五年暮春，盘踞河南的一个姓氏里面就包藏着杀人刀刘军阀，率领着十万镇嵩军攻打到古长安城楼下，给这片素称帝王之乡的神奇土地带来一场刀光血影的兵燹之苦。这年夏收时节遍地金黄，围困古城长安的镇嵩军，迷醉于关中平原上一望无际麦浪翻滚的当口突发奇想，试图断绝被困城里人对粮食的渴望，竟然一把火烧毁了城外数十万亩即将开镰收割的庄稼。就在火光四起那一刻，滚滚浓烟，遮天蔽

日，笼罩住秦岭北麓的沟岭河道，让无数高耸云端的山峰也不觉矮了半截。无数老百姓眼瞅着一年的辛苦化为乌有，不禁趴在麦茬地里面对着黑灰余烬悲恸哭号。

庄稼是自然对人类的恩赐，赖以继的口粮是上帝对生命的敬重，可怜而又可憎的刘姓军阀懵懵懂懂之中摸不着未知力量不可触碰的底线，反倒以为这下胜券在握，闲暇时则发古之幽思，兴致勃勃地带人到处游玩览胜。终于有一天，当他纵马西行欲往太白去看六月雪，路过祖庵镇道教十方丛林重阳宫，不觉受到一丝神秘感觉的诱惑，任随好奇心驱使，领着马弁迈步踏入这座著名的道教祖庭。宫观里的一切都充满着宗教智慧人物对天下苍生的暗示，但心智迷离的他丝毫参悟不到，环绕宫观转罢一圈，看到大殿香火冷清顿觉兴味索然，起身正要离去的时候，让他后来许多年若芒刺在背的一幕出现了。他忽然瞥见围墙角偏僻处筑一高台，上面坐落着一口伏魔大钟，出于性情怪异不觉就登临上去，随手推动巨木猛地撞击了一下。大铜钟突然迸发出的一声沉闷巨响，如同滚雷一般强烈地震动着观内各个角落，吓呆了的重阳宫道士，不自觉聚拢到大钟砖亭前面，目瞪口呆不敢做声。刘姓军阀见状不禁得意地又撞了一次钟，再回过头一看，发觉那些身披藏青色道袍的道士闻钟声纷纷跪倒。他意兴焕然而又撞了一下，就在要撞出第四响的时候，宫观住持道长玉拂子忽然跌跌撞撞地跑上前，以身护住大钟惊慌失措地大呼：“长官，不敢再撞，不敢再撞，你已经罪孽深重，要多为天下苍生行善事，免得永坠地狱之苦！”刘姓军阀停住手惊问何故。玉拂子道长颤抖着嗓音说：“这口大钟是当年祖师爷王重阳铸造震慑魑魅魍魉用的，天子撞响，山河震动，诸侯撞响，旱魃复出。将军你也算是一方诸侯，撞响一下陕西就要大旱一年，刚才你接连撞了三下，陕西已经是大旱三年。你若要再撞第四下，陕西人恐怕就要饿死光了，将来连人种都难以存留！”刘姓军阀看了眼前跪倒一地的道士，发觉个个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不止，这才悻悻住手。

这年隆冬季节，镇嵩军被西北军一举击溃，旌旗倒地逃往河南，刘姓军阀也因兵败受惊吓过度而引起脑梗中风不语。军阀无论大小都是历史烟云一过客，在上帝眼里顶多是浮游生物，可以忽略不提。但上帝是有脾气的，人与人之间的屠戮，把赖以生存的食物付之一炬，都是对上帝悲悯心怀的亵渎，这些强烈压抑的怒火终究要爆发，要对着愚昧无知的人类发泄出去。果然，此后不久，一连串的报应就出现了——可怜的关中老百姓这会儿还蒙在鼓里，本以为天下就此安宁，可以尽享太平年景，殊不知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让那些幸存者蓦然回首，才意识到这次兵燹所留下的孽缘其实只是一场悲剧的肇始，此后那场异常惨烈远超人们想

象的灾难，当时已经像断头台上的铡刀高高地悬在关中人的头顶上方。

民国十六年，当那场来自大自然惩罚性天灾刚刚露头的时候，世代耕耘土地靠天吃饭的庄稼人，忽然惊异地发现老天爷不怎么爱下雨了，几乎每天都是青天白日的景象，就连那些想醉心地听一听风声雨声、观赏一场雪景的愿望，仿佛都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当然，老天爷在这一年还没有显露出过分的狰狞，天上偶尔还刮过几阵风，也飘落过几滴雨星，尽管雨水很少，毕竟有雨水就有生命，庄稼歉收了，勉强还能收获一点儿。可是到了第二年，境遇让人越来越觉得不安，就在老百姓翘首以盼等待着天降甘霖，渴望地上长出蓬蓬勃勃的庄稼，让锅炊难以为继的饥民能够吃饱肚子的那些日子里，老天爷毫不犹豫地让他们失望了，除过正月里落过一场薄薄的小雪，暑天降过一次打湿地皮的小雨，整整一年未曾降过埋住犁头的透雨，侥幸成长起来的小麦稀疏如同毫毛，庄稼人面对着这种不能叫做庄稼的庄稼，发愁无法收割，孱弱柔软的根茎压根儿搭不住镰刀，最后大家只得用手去拔，一枝一枝像拔草似的把庄稼拔回了家。这年伏天里播种秋庄稼时，农人明知种下去也活不成，可又不得不去种，种下去等雨，咋说也好过坐着等死。庄稼种子硬被人塞进干涩的土壤，一些玉米谷子嫩绿的细苗还是顽强地拱出地皮，但苦于得不到及时雨水的滋润，生长到大约半尺高的时候，叶片就卷起了细绳最终干枯而死。此时的老百姓早已无粮果腹，饥饿到了两眼昏花，只能靠嚼吃树皮草叶度日。可怜的老百姓在绝望中，挨到了令人心碎的民国十八年，这一年老天爷彻底把天下苍生放弃了，自打开春竟然连一滴雨星也没有落过，旱情酷烈的秦川腹地一片凄惨景象，已经让人不忍目睹。举目望去，焦渴的大地如火焚烧过一般红亮灼目，种不上庄稼的田块龟裂成蟒蛇缠绕形状，缝隙绵长而幽深，显得狰狞恐怖。不断饿死的老百姓像割倒的庄稼，一茬一茬被埋入地下，有些人口密集的县城，尸体之多已经无力掩埋，就挖掘万人坑扔进去了事，熏死人的腐朽臭味弥漫在空气中，仿佛像死人的灵魂在飘荡，整个人世间宛如一座活地狱。

关中平原零星散落的村庄转眼就变得到处残垣断壁，十室九空，悄然灭绝了鸡鸣犬吠之声。那些被剥光树皮的老树，枯枝嵯峨伸向天空，犹如从地下伸出的妖魔手掌。腿脚尚能挪动的乡民纷纷出外逃荒，剩下一些衰弱无力的老者，斜倚在树根旁，个个鹄面鸠形，奄奄待毙。偶有瘦弱不堪形若鬼魅的白发老妪，攀爬在矮墙豁口处，嘴里嚼吃着观音土。空旷寂寞的村外斜坡上，时有少气无力苟延残喘的男女孩童从土里抠出草根，放进嘴里撕咬。

随着惨绝人寰的天灾降临，大地上争权夺利连绵不绝的枪炮声终于沉寂。也

许只有在这类群体面对死亡而又难以遏止的巨大威胁之下，那些热衷于人与人相互残杀的野心家才能明白，平素杀人的乐趣，理念的争斗，财产的争夺，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是多么的浅薄无知。这一刻，世间是如此平静，往昔的喧嚣浮躁不觉消逝无迹，只剩下人类对末日来临前的饥饿难忍与恐惧颤抖。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傍晚，夕阳像血一样把大地染成吓人的赭红。尘土飞扬的官道上，跋涉着一行踪迹诡异的神秘人物。这一列排行整齐循进有序的人个个黑衣黑帽，面部都被黑纱遮挡，仅露出一双双绝情而凶狠的眼神，身上所披的黑色斗篷上，绣有金色丝线缀就的一团团形状狰狞的地龙。领头的魁梧汉子怀里抱着一盏点燃着烛光的古怪神灯，神态冷峻虔诚，其他随行之人一个个手捧黑漆木盒，缄口沉默低头而走，成十双腿缠绑带的大脚走过焦渴干旱的土地，带起几寸厚的细土发出破破的响声。

天色渐渐昏暗朦胧，晓宿夜行的黑衣人路过一座村庄，村头也站着一个黑衣老者，手捧一盏常见的玻璃灯在路边虔诚地迎候。他们碰面之后并不言语，村头黑衣老者给那盏神灯注满油，然后给玻璃灯内引燃神灯的火种，就背转过身各自肃穆地离去。神秘的黑衣黑帽人渐行渐远，慢慢消逝在夜色深沉处。接引火种的黑衣老者则小心地呵护着玻璃灯内的荧荧火苗，孤独地走进村庄。村庄里活着的人家门前都放有一盏气死风油灯，黑衣老者逐一点燃街巷里摆放着的灯芯，一盏盏摇曳的灯光犹如鬼火，蜿蜒似僵蛇发出幽幽的闪亮，照射出街巷的模糊轮廓，仿佛象征着一个个即将熄灭的生命摇摇晃晃地祈求天帝，人间这里还有快要断气的人盼望着垂怜下雨。村庄里寂然无声，像死一样沉静，阴森得犹如冥界鬼域。

上帝给你一个脸色，就够愚蠢的人类猜测一辈子。当芸芸众生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无所适从充满敬畏之时，常常会用薪火传递的方式表达对神灵的恐惧与哀告，这种最为原始的图腾崇拜游戏，包含着他们对自身来历遥远深沉的探究，也是其对神秘的自然力量小心翼翼的触碰。

翻过一座低矮的山岭，黑衣黑帽人来到另一个村庄的村头，村头没有人前来接灯，大家都不解地停住脚步。突然，手提讨饭篮的蠢姑娘失魂落魄地从村里飞奔而出，撕心裂肺地哭喊：“鬼啊——鬼啊——！鬼来了——鬼来了——！”蠢姑娘跌跌撞撞地从黑衣人群跟前跑过，大概过于受惊吓，害怕得浑身颤抖不止。为首的黑衣人迎面拦住她，用低沉沙哑的嗓音问：“鬼在哪里？”蠢姑娘倒退着朝身后一指：“满村的人……都成鬼了，满村的人……都变成鬼了！”她说罢又是一路

狂奔，凄厉的喊鬼之声持续不断地划破夜空，回荡在空旷静谧的原野，给人一种沁入脾骨般的颤栗感觉。

一行黑衣人略愣片刻，随着领头汉子猛一挥手，众人毅然迈动脚步，如风一般地朝着蠢姑娘所指的方向飘飞而去。山脚下现出一个静得吓人的村落，村头路口接连躺倒着一串死人，最里面的是一位黑衣老者，倒卧时一条瘦骨嶙峋的胳膊仍然努力朝前伸去，仿佛要去准备接灯。离他前面不远又躺倒着一个人，一条胳膊也是朝前伸去，好像是要抓来一个盼望。冲刺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小脚老太婆，临死手里仍紧紧攥着一盏玻璃方灯，看样子是她看到前面的人都倒地不行了，就准备自己去接灯，不料仅走出几步也倒地死了。黑衣人里为首的魁梧大汉眼含泪花悲怆地打开小脚老太婆手里的玻璃灯罩，从里面取出一盏小油灯，倒出里面的残油，注入神灯底座里藏着的油壶，然后一声吩咐：“走，进村去看看！”

借着依稀可辨物象的幽弱夜光，黑衣人小心翼翼地进入街巷。村庄里的人都已经死绝，没有了一丁点动静。推开一户人家的门扇，院里仰躺着一个死去已久尸体浮肿的妇女，嘴里噙着些充饥的柴草；水井沿上还趴着一具瘦干的男尸，手里抓着一只水瓢。相邻一户院子里，数口人歪倒在一个木桌旁，死后的表情痛苦难以言状，每人手里都捏着一块观音土。最叫人惊骇不已的是村中间一棵大树上，吊死着七八个男女，几乎都是赤身裸体，两眼深深陷入眼眶形成一个个黑窟窿，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肌肉，就一层干瘪的薄皮包住骷髅，让人在灯光下能清晰地看见身躯上每一块骨头。那些骨头仿佛也失去了重量，孤削的身形随着绳头吊挂在树枝上，随着微微夜风在轻轻摇摆晃悠，仿佛像是纸糊的人一样。尽管一行黑衣人平素看惯了死尸，但在这些惨景面前还是感到胆战心惊。一群人站在树前低头静默半晌，为首的黑衣人忽然低沉而坚定地猛喝一声：“走，求雨去！”

这位身材魁梧的黑衣汉子就是年轻时候的丁地龙，作为西府一贯道坛主的他，自幼就相信生命是天帝播撒在人间的一粒粒种子，至于天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却让他一直猜测不透。他给自己起下一个怪名就是想在天翻地覆的时候，悄悄拱出地皮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像眼下解民于倒悬去重阳宫求雨，自然义不容辞。拂晓时刻，终南山道教圣地十方丛林重阳宫在群山中显露出了殿阁楼宇，音色沉重的钟声在山谷里回荡，仿佛像是对天地发出的哀叹悲鸣。随着远处山道上一盏神灯火苗渐渐移近，丁地龙领着小满芒种等八九个黑衣随从，手里捧着香蜡纸烛等祭拜之物，虔诚地低着头走进这座名闻遐迩古朴凝重气象森然的千年庙宇。

重阳宫三清殿玉虚天尊塑像前，丁地龙一行恭敬地把一盏神灯和数个黑漆礼

盒供奉在香案上，跪地焚香叩拜。宫观内的道士在殿上整齐列坐，齐声吟诵经文。首席祭师面色阴沉，在一旁极有节奏感地敲击着玉磬，一声声脆响悠扬地飘出窗户。少顷，祭礼完毕。丁地龙一骨碌翻身起来就说：“请问哪位是玉拂子道长？”首席祭师开口道：“敢问你求见玉拂子道长，所为何事？”丁地龙神情蛮横中带着气说：“关中道上的老百姓都快死绝了，你又不是瞎子看着，找他还能有啥事？就是求雨！求老天爷赶紧下雨，下一场救命雨！”首席祭师愣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实在对不住，住持道长离宫出外云游，已经三年不知所终。”

一群黑衣人听罢心里不禁凉了半截，感觉费尽周折历经辛苦这么一趟，恐怕又要白跑了。丁地龙也是满脸失望，捶胸顿足地遗憾自己梦想借仙道之人的玄奇妙手，沟通天帝与苍生的鸿沟，让老天爷降下一场甘霖透雨的愿望转眼落空。他心急火燎地在院子里边转边拌噪：“这个牛鼻子道长，出去转也不拣个吉日子，眼下都火烧眉毛了，他倒好，还有闲心情转悠！”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一件事，一拍脑门问首席祭师：“对了，你这庙里被那个军阀敲过的丧门钟在哪儿？我老丁大老远跑一趟，咋说也不能白来，至少得把这口破钟给砸了！”

这回轮到道士吃惊了，瞅着眼前这帮凶狠之人，愣在那里面面相觑。丁地龙摆出一副强悍逼人的架势吩咐道：“小满，你去找找那口伏魔大钟。芒种，你去伙房找家伙，没有铁锤就拿劈柴的斧头，多寻几把，要砸就喊里喀嚓放利落一点儿！”小满很快就找着了庙后面的伏魔大钟，大呼小叫地把众人吆喝到跟前。芒种也从厨房扛来几把斧头锤子。道士们一看这些人真要砸钟，不禁急了眼，纷纷上前企图拦挡。芒种一时心头火起，怒睁着豹头圆眼，一斧子下去把亭子木柱劈掉一大块说：“谁要敢再拦，就拿命来，老子一斧子把他剁碎，炖熟了吃肉，你们信不？”

关中汉子自古好勇斗狠，一声狮吼宛如霸王再生，众道士都被他的满脸凶相吓住，不敢再出声。首席祭师战战兢兢地凑上前，伏在丁地龙耳边说：“望香客手下留情，这钟真不敢砸。”丁地龙不屑问：“为啥？就算把旱魃释放出来，斜顺都是个死，晚死还不如早死来得痛快。怕啥？”首席祭师吞吞吐吐地说：“钟下面有人！”丁地龙眨巴着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刚才说啥？对着我的耳朵再说一遍。”首席祭师只得又低声说一遍：“钟下面有人！”丁地龙摸着自家的耳朵琢磨半天，才释然地一声冷笑，指着首席祭师的鼻子猜测说：“啊哈，我总算有些明白了，原来你这钟底下藏着见不得人的齷齪，对吧？快说，里面到底藏的是谁，是不是诱拐的良家妇女？怪不得人家说寺庙里面没好人，原来你这伙竟是一帮淫贼！”他回头吩咐一帮手下：“来呀，把钟掀开，叫我看里面到底藏着何

方妖孽，是不是一个白骨精?!”

芒种和小满揪着大钟的耳朵，把钟揭开一半。丁地龙俯身一瞧之下，不禁大吃一惊，嘴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赶紧撤身退到一边。原来钟下面放有一个草编的蒲团，中间坐着个形似枯木的老道士，丁地龙懂得和尚道士都是坐化而死，然后用一口水缸倒扣起来就算是下葬，可是眼前这个道士坐在钟里半死不活的模样，实在让人难以判断是活人还是死尸。就在他直愣神的时候，那个老道士忽然开了口，用尖细的嗓音问：“你何人，敢打扰贫道清修?”丁地龙猛不提防又被吓了一大跳，出于对神灵的畏惧，不觉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回应着：“我我是从西府来，想求见玉拂子老道长，请他出面替老百姓求雨，不多求，就下一场雨。”老道士说：“贫道就是玉拂子，既然你有求于我，为何还要砸我的钟?”丁地龙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不知如何作答。玉拂子又说：“你可知道，这口钟下震慑着数不清的魑魅魍魉，撞动几声尚且大旱不止，倘若砸了它，让妖魔肆虐横行，关中这方宝地将会无片刻宁静，难道你真想让它变成一片焦土?!”丁地龙不觉额头冒汗，忙向手下一挤眼，众人纷纷放下了手里的斧头锤子。

直到玉拂子走出大钟笼罩的阴影，领着众人来到一间洁净的茶室里喝茶。丁地龙这才相信眼前这个老道确实是个活人，只是长相过于苍老，心里的胆怯与敬畏才稍微减掉少许。他手端茶杯说：“老神仙，感谢你你能赏我一杯茶喝，你要是再能让老天爷给老百姓下一场透雨，那关中道上感激你的人可就多了去了，不是拿嘴感激，是把你画成像，挂在墙上，前面摆一香炉，早晚三炷香。”玉拂子端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表情宛如一段木头，闭着眼睛不知是在听还是打瞌睡。丁地龙见他不搭茬，只得自顾自地继续说：“老神仙，你整天窝在大钟底下藏着，大概还不知道外面的老百姓有多惨，三成当中饿死了一成半多。我这次从西府一路走来，沿途看到好多村庄，人都死绝了，是整村整村的死啊！你说说，咱关中地面要是这么一直旱下去，种不上庄稼，老百姓靠啥活命啊？你老就发发慈悲，给咱求一回雨，把那些还没死的人都救活，好歹给咱关中地面留下一些人种，你看成不成?”

玉拂子不说成也不说不成，仍紧闭着眼睛仿佛睡了过去。芒种站在一旁，看得实在忍不住，就过去粗鲁地撕扯着他的耳朵问：“嗨嗨，得是瞌睡了?”玉拂子一晃脑袋，耳朵挣脱他的手，仍然闭着眼睛说：“我醒着哪，你继续说。”丁地龙忙用目光制止芒种的莽撞，接着又说：“老道长，我这兄弟是个草野蠢汉，不懂礼数，你甭跟他计较。时下关中道上的老百姓都知道，要想求雨，靠别处的和尚道士都不成，就剩下你这儿了。为啥？道教重阳宫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是道

教圣地十方丛林，百庙之首啊；您老玉拂子道长是什么人？那是得道高士，当今活神仙啊！大家还传说，你老能招神役鬼，符箓通天，只要你老肯出马，那就准成，没不成的！”玉拂子还是呆坐如泥塑，紧闭口唇一言不发。大家见他始终不肯答应，不觉都面露失望。这时候，重阳宫大殿里忽然传来一阵悠悠玉磬和道士的诵经之声，玉拂子随即起身，旁若无人地径直朝外走。丁地龙一见他起身要走，一下子急了：“呸呀，老道士，你还没答应求不求雨呢，咋说走就真走啊？！”

玉拂子没有理会，眼看着就要迈出茶室。丁地龙急忙一个眼色，芒种和小满立即上前封堵住门口，倏地从腰间和绑腿里抽出明晃晃的匕首，用刀尖抵住了玉拂子的胸膛，一声怒喝：“坐回去！”玉拂子被逼无奈，只得又坐回到椅子上，看着刀尖，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问：“是谁想杀贫道？那就来吧！”他把身躯一缩，道袍就从肩膀上滑落，露出瘦骨嶙峋的上半身。丁地龙此时像撕扯掉面具一样不再假装斯文，脚踩板凳露出杀气冷冷地说：“老道士，别怪我的弟兄不给你老留面子，是你把我逼到这儿了，咱只得给你实话实说，我手下这一帮弟兄，都是西府道上的刀客，干的都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勾当。这次来重阳宫，就是要你帮忙求雨，要是求雨不成，就打算烧掉重阳宫，宰杀掉你这些臭道士！”小满也插嘴说：“对，要求雨不成，留着你还还有啥用，净糟蹋粮食！”

丁地龙看他仍然无动于衷，就吩咐小满：“去，带上几个弟兄，先去放火，谁敢阻拦，当胸一刀！”玉拂子看见小满拿出腰间藏着的引火之物，领着人就要出去，忽然开口说：“慢着，你想杀人可以，重阳宫可不能烧，烧了我对不起历代祖师。”丁地龙说：“要想不烧重阳宫，你就得答应求雨。”玉拂子不禁感叹一声说：“天地阴阳，相生相克；因果轮回，法有常数。人间许多磨难，多是自身冤孽所致，天降灾殃，意在惩戒。并非贫道有意不答应，实在是天意难违。你若非要非得逼我求雨，必须依我两件事。”丁地龙见他肯答应，喜不自胜地说：“你说你说，只要你这一锤子下去能砸出一场雨来，别说两件，就是十件，我也听你的！”

玉拂子又是一声长叹说：“各位香客，实不相瞒，自打那个作孽的军阀擅自撞钟之后，贫道就在伏魔大钟四周布下阴阳五行天心正法图像，每日沐浴净身，坐进大钟面壁思过，作法通达天庭，祈求早降甘霖，以救百姓。如果三年期满，老天仍然不肯降雨，贫道自当焚身谒见玉帝，面陈灾情，求得玉帝宽恕，解除灾厄。不料今日被你等掀开大钟，破了法术，尽弃前功。”丁地龙一伙听罢无不吃惊。玉拂子继续说：“而今再要回头去求雨，就得大费周章。首先要做法事，摆大道场，设醮求雨。这样一来，需要耗费不少钱粮，如今这饥荒年头，钱不钱的

都不去说了，单是筹措粮食，就是一件难事，从哪儿来啊？”丁地龙斩钉截铁地拍着胸脯：“这个不劳你费心，你就一门心思把雨弄下来，别的由我一手操办！”玉拂子说：“还有一件难事，恐怕也得由你来做。既然是替老百姓求雨，就需要找一个人，万不得已时得替我自焚升天，面见玉帝，陈述灾情。”丁地龙吃惊地说：“自焚升天，这不就等于拿活人祭天吗？咱找个死人顶替行不行？”玉拂子连连摇头说：“那可不成，玉帝眼瞅着关中三年大旱，硬是不让下雨，其中必有隐情，不这样做不足以打动他。这个人非但不能用死人顶替，还须得自觉自愿——你想啊，他要是不自觉不自愿，上天见着了玉皇大帝，倒咬咱一口，告咱的刁状，说咱硬逼着他去死。这玉皇大帝一震怒，不就更不想给咱下雨了？”

众人面面相觑，不觉都流露出难色。

重阳宫望山亭里，丁地龙领着一帮兄弟凭栏而坐。芒种嘴里嘟囔着：“这不是为难人吗？咱能上哪儿找到这么个大活人，还要自觉自愿去死——一个长着脑袋没毛病的大活人，谁愿意活活被烧死啊？”小满也充满疑惑地说：“就是啊，会不会是这个牛鼻子老道故意耍弄咱，做好一个套让咱往进钻？”丁地龙则不以为然，语气肯定地说：“别胡说，老道夜里给我说了掏心窝子的话，看得出是确实想求雨。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自有他这么做的道理。你想啊，道教王重阳是啥人？那是真神仙。他的传人就是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再差人家也是离玉皇大帝最近的人，最懂玉帝的心思，换成你，换成我，咱能求下雨来么？眼下咱只有一门心思朝前做，才能把事弄成。咱要做到了，他没做到，没求下来雨，那时候咱再回头收拾他也不迟！”芒种忽然转过头：“对了，我倒有一个办法。这阵子是人都缺粮食，咱只要手里有粮，就有办法，咱可以拿粮换命，拿命换粮！”丁地龙猛地一拍腿：“咦，我看这个主意行，咱就这么弄！”芒种怀疑地问：“你真的有粮食？在哪儿，我咋没见着？”丁地龙肯定地：“绝对有，早准备好了，就在渭北有钱人家的古墓里藏着。走，跟着我去扛！”

骗人，也是一种技巧，充满着聪明人对愚昧者的嘲弄，幽默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丁地龙带着芒种小满一行人众来到渭北平原，趁着月黑风高，指着一座突兀的古坟墓说：“就在这里面藏着，把它掏开，进去把粮食扛出来。”芒种和几个黑衣蒙面人就忙着挖掘，最后钻进了墓道。随着里面闪烁火纸的亮光，芒种朝外面喊：“大哥，里面没有粮食啊，粮食在哪儿？”丁地龙站在墓坑上面问：“你再看看，里面还有别的啥没有？”芒种回答：“有，尽些些铜疙瘩，还有宝剑啥的。”丁地龙说：“把它先弄出来，就能摸着藏粮的门门。”

黑衣人从坑里不断递上来一件件殉葬品，月光下依稀看得见有护心镜、宝剑，青铜器皿，莹莹泛着绿光。把一个墓葬掏腾完了，芒种从里面爬出来坐在一旁磕着鞋里的土说：“大哥，我咋觉得咱不像是来扛粮，倒像是盗墓的。”丁地龙掂量着手里的古董说：“傻瓜蛋子，这些玩意儿就是粮，有了它，就等于有了粮。知道老祖先为啥要埋这些玩意儿在地下？就是为了让后辈子孙没饭吃了，再把它挖出来换蒸馍吃。要不然，他给地下藏这么多物件做啥？”小满在一旁插嘴：“前面不远有一片坟茔，竖着一座丈八高的石碑，周围尽是柏树林。那个墓里肯定也有粮，挖不挖？”丁地龙一挥手：“挖，不挖做啥？咱来渭北就是为了掏墓，不挖对不起老祖先！”

漆黑的夜，寂静的旷野。从渭北平原深处一个村庄里走出来两个庄稼人，前面一个汉子手里提着一面铜锣，走几步就敲一下给自己壮胆；后面一个汉子手提一盏玻璃灯，背着一老笼麦秸，无声地跟在后面挪动。俩庄稼汉来到一座小柏树林前，蹲下来点着麦秸烤火，火光映红了旁边一座高大的石碑，只见上面写着：谷氏祖茔。

手提铜锣的庄稼汉望着黑黝黝的树林，不禁担心地问：“嗨，你说说，时下盗墓贼闹腾得如此厉害，咱东家一家人又都在外地，眼前这片祖坟，能保得住么？”另一个庄稼汉拢着火说：“咱这儿夜夜都有人看守，谁敢来？吓破他的贼胆。”问话的庄稼汉又敲了一下铜锣，喟然一声叹息：“老管家今几个去三原县城接少东家，少东家只是个念书的娃，如今这天下不太平，回来怕也不顶个啥。”另一个庄稼汉说：“没事，做盗贼也是个眼色活，不是见谁就偷谁。再说蒲州谷家，可是名门望族，在外做官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既有钱又有势，谁吃饱了撑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突然一块石头带着啸音越过他俩的头顶，飞进烟灰堆里，砸得火星四溅。俩人不约而同地抬头喊：“谁？”这时候，只见旁边的大树枝杈间，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两个形体怪异的黑白无常，血红的长舌头垂在胸前约有二尺来长。俩庄稼汉顿时像受惊了的野马，跳起来一蹦老高，失魂落魄地转身就跑，边跑边撕心裂肺地喊：“鬼啊，鬼啊……”眼里盯着两个庄稼汉子渐渐跑远，丁地龙和小满站在树上收起身着戏装的两个提线木偶，对着黑暗处的几个黑衣大汉一声吆喝：“动手！”隐藏在坟地不远的黑衣汉子立即挥锹动锨，一人占据着一座坟墓开始挖掘。朦胧夜色里，没用几个时辰，小柏树林谷家祖坟到处扬撒着挖掘过的新土，破衣烂衫满地都是，棺板尸骨一片狼藉。

坟墓无疑是距离鬼最近的地方，许多人不愿接近坟墓就是觉得有鬼在里面藏

着。平心而论丁地龙也怕鬼，隐隐约约之中觉得鬼是上天留给人的—种警示，到底警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上天在造人的时候，把人去世以后的情景封锁得严严实实，—点真相都不透露，这种做法仔细想去极为高明，绝非人类智慧所能企及，从而让生命消逝之后的秘密就变成—个惊天闷葫芦。丁地龙胆气正旺的年轻时候曾经想捉—个鬼玩玩，但—直捉不着，捉不着就等于没有，这让他—在掘墓过程中就减少了许多恐惧。

经过半个多月的掏腾，他带领弟兄从渭北悄然而归，踌躇满志地来到饱经沧桑的古城长安小东门外。这里的箭楼下面有—个闻名遐迩的鬼市，白天见不着踪影，—旦过罢三更，便有一些形同鬼魅般的怪人，拿着—些稀奇古怪的器物在黑暗中做着交易，那些泛闪着绿莹莹微光的物件不能见日头，都是地底下藏着被人挖出来的。据说偶尔也有鬼魂来这里转悠，—个掘墓贼曾拿着—个铜镢在路边卖，过来—个用灰布裹住头颅的黑影站在他面前说：“它是我夜里用的夜壶，你咋也拿到这里来了？”说罢扔下—沓钞票拎着就走。天亮之后掘墓贼掏出怀揣的钱再—看，哪里还有什么钞票，手里抓的都是些冥纸。丁地龙—伙借着深沉夜色，每到后半夜就出来蹲在道路—侧，面前摆—些野兽造形的青铜器皿，等候买主待价而沽。时不时就有人走过来蹲下，拿起—件器物在黑暗中用手摸，摸过了往怀里—抱，朝着丁地龙甩过—个袖筒，丁地龙也把手伸进袖筒与他捏—阵指头，然后低声说道：“成交。”那人扔下几个光洋捧起器物就走。

天亮之后这帮黑衣人又都出现在集镇上，灾荒之年最吸引人的去处就是集市，沿街摆放的都是急于出手变卖成钱粮的旧衣物、旧被褥、旧木器、破农具以及少许麸子、糠粃、榆树皮、玉米芯、陈年酒糟、上地用的油渣、观音土等可供充饥的粗糙食物。丁地龙走到—个商人身边，低声询问：“有粮卖么？我说的可是真粮食。”商人朝四下里—张望，发现没人注意，就悄悄把他领到—个角落处，从—堆玉米秆里拉出—小袋粮食。芒种在旁边看了不禁失望地：“太少了，咋就这么一点点？”商人问：“还想要？你明天再来拿。”丁地龙问：“—斗多少钱？”商人回答：“十个大洋。”芒种圆睁双眼吼道：“咋，想吃人啊？把粮卖得这么贵，买回去谁能咽得下去？知道不，眼下—个大洋能买—亩地，你这点粮就值十亩地啊？”商人又把粮藏起来说：“嫌贵？嫌贵好办，又没人逼着你买。舍不得就把钱留着，饿了就吞钱吃多好玩？”丁地龙忙塞给他十个大洋，扛起粮食就走。

长安城南韦曲镇—座破旧的庙宇，被丁地龙临时占做藏身之处。他斜倚着庙门框，掰扯着手指头在数数：“钱有了，粮有了，眼下就差—个大活人了！”芒种嘟囔着：“要找不来这么—个大活人，咱黑天半夜地胡日鬼捣棒槌，其实都是瞎忙

活！”院子里一个刀客试探着问：“拿活人祭天，咋样个祭法？”小满面前架着一堆柴火，正在烧烤一只野鹌鹑，随口说道：“看见没有？就像这样拢起一堆火，把人像烤鸽子一样架在火上烧，烧成灰了，人就升天了。”小满转过头问他：“你想去不？”刀客不吭声了。小满又转过头问旁边的刀客：“你，你谁想去？”那些刀客纷纷低下头，不敢吭声。丁地龙一声高喊：“谁去？谁去给谁一斗粮食！”大家都没反应。丁地龙又喊：“两斗，两斗粮食！”大家还是没反应。丁地龙狠一狠心：“三斗，三斗粮食，纯麦子！”大家不觉都把头抬了起来，眼里放射出企羡和贪欲的亮光。丁地龙从众人的眼神里觉察到了希望，立即振作起精神说：“芒种，去，给咱找个会写字的来。就写：三斗粮食，换一条小命！”

芒种拉着小满走向街道，在市井萧条的十字街口，寻找到一个兼写书信的算命先生。那位先生有气无力地坐在卦摊前，身上穿着一套颜色极为鲜亮的衣服，上面绣着别致的云团，仿佛是戏装又透出一股子森煞。芒种奇怪地指着那身衣服问小满：“这是啥衣裳啊，咋看着有些眼熟？”小满说：“就是给死人穿的寿衣，你没见过啊？”芒种憋不住说：“人还没死，咋就提前把寿衣穿上了？”算命先生几乎连抬头的劲儿都没有，从嗓子眼深处发出一阵蚊子般的细声慢语：“提前穿上好，提前穿上好。人这一口气，说咽就咽，要等到咽气那会儿，想穿都来不及了。”

芒种愣了半天才想起正经事，赶忙说：“先生，请你给咱写个榜文。”算命先生见来了生意，顿时浑身一振，忙伸出两个手指头说：“两个铜板，愿意不愿意？”芒种掏出两个铜板塞给他。算命先生铺开纸问：“想写啥？”芒种说：“想征一个大活人，用来祭天。”算命先生支棱着耳朵，怀疑地问：“拿活人祭天？”芒种点头：“嗯。”算命先生又把笔放下，鄙夷地把两个铜板扔还给他，连连摇摇头说：“不写。”芒种又掏出两个铜板说：“给你再加两个铜板。”算命先生把所有的铜板扫落在地：“加多少铜板也不写！”

小满站在一旁，磨磨蹭蹭从布袋里掏出一个黑馍，悄悄地放到桌子上。算命先生瞅见那个黑馍，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小满接着又掏出一个馍放到桌上，算命先生紧盯着两个黑馍，眼睛都直了，嗓子眼里直往下咽唾沫。小满试探性地刚把第三个黑馍放上去，那个算命先生一伸胳膊就把馍馍搂了过去，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忙不迭地说：“我写，我写……你就说写啥吧！”

庙宇院子里，丁地龙和手下的弟兄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芒种双手提着写好的榜文，大踏步地走进来喊：“大哥，榜文写好了！”丁地龙满意地朝大家一挥手：“走，都跟我贴榜文去！”小满担心地问：“会不会有人揭啊？”丁地龙略一迟疑：